

隨筆小品散文

任 廠 著



上海南光出版社印行

隨筆·小品·散文目次

冥想四篇

路

血的抗議

「又是一天了」

關於鏡子的故事

實感四篇

談刺激

談積極

一天

孩子

凝想一篇

自賀

印象二篇

浴室

「搭紳全書」

敘事六篇

顏影

殘燼

老人

製碱工人

肉肉薦與

佈施

二三

二七

三〇

三四

三六

三八

三九

四一

四四

原书缺页3-末

隨筆·小品·散文

路

我佩服那造路者的聰明：

他給人們造下許多各異的路程——有那末舒齊，也有那末坦蕩，有那末崎嶇，也有那末曲折，有那末開闊，也有那末狹隘，有那末悠長，也有那末短促，任各人的喜好，走各人的途徑，也不勉強人怎麼樣走，也不固執著硬要叫人走那一條路，只一條條的靜靜地放在你底面前，供你的選擇，你要到東，那你就可向東路走去，你要到西，那你就可向西路走去，只須跟着前人的足印一步步的路，決不會使你『此路不通』的。

在造路者，他慘淡經營的計劃着，似乎費過一番苦心。他造下的路，每每足供或一個人一生行，這真不得不使人佩服他的聰明偉大的毅力了。

路也有它有點異樣，它總是真個頑固的，它服你踏上它的背脊，一步步的摩移，它不氣憤，也不懊惱，它總心平氣和，任你達到你的目的地，並不需要你的報酬，有時倒反而替你將鞋底上的積污，些些的刷去；好像這一只腳踏上去，它以為與接吻一樣的甜蜜，牢牢地把你腳吮住，又輕輕地放開，又慢慢地承住，又緩緩地擺開，隨你的心情緩急，以為轉移，它從沒有忤逆過你，它總使你不知不覺走完你的路，有時也許有傾跌之事，但這是你自己的不留神，並非是它之過。真的，踐踏於它已成為一種特癖，像人們嗜癮一般，你不見它有時快活得石版跳起來。

造路者真聰明，真值得讚美。

你看，他給人們預備好許多各式異樣的途徑，迎合着各人的心理，使各人好走他所要走的路，他知道人是喜歡走平路的，所以特地多造下幾條，而且故意把它放寬些，免得人多了擁擠；他知道人是嫌走荆棘的路，所以豫先把它放在深山野地裏去，免得使人討厭；他又知道人是愛貪近便，所以例外造下許多小街小巷小里，好讓人們去抄小路；他又知道人是受不慣荒坪沙漠的寂寞，在路的旁邊，放下許多齊整的屋子的圍牆，美麗的花朵，活潑的小天使，可愛的女人……你會忘

記了旅途的辛苦，快快樂意的走完你一生所能走到的路。

好處正說不完咧，你知道他造下涼亭的用意麼？你知道旅途的勞頓不是需要休憩麼？那涼亭就是供旅客們休憩的，你知道路旁泥黃的是壁內的廟宇麼？在人生的旅中值得遺留的是什麼？這就是告訴人這是前人的遺蹟，使路人欣賞，玩味，暫時使你頓一頓足，好讓你再上旅途時多一種記憶，多一種分心。

當你走完了一段路的時候，前面又一段路交互底橫着，繼續你的旅途使你進步，永不會使你間斷，有時也許會撞入『此路不通』的絕徑，但這不用費心，只要轉一個回頭路，就可通行無阻，並不使你灰心，只要你不是一時的神志昏迷，但只還沒有真正嘗『路』的滋味呢！

如其有人問我那一條路造得最好，那我必定要說十字街口了，十字街口真不愧為造路者的精心傑作！前面是三條去路，（後面是一條來路，）你喜歡熱鬧的往熱鬧的路上去，你喜歡安靜的往冷靜的路上去，你喜歡冷熱適中的往冷熱適中的路上去，三條路有三樣的好處，隨你心之所好，任你選擇；或許你三條路都喜歡，那也不妨走上一條再換一條，輪換轉心也，也許你不想急進，那

宋你正在十字街口踟躕一回，看看各個不同的臉孔，各個不同的故事，真是目迷五色，直上裏你可留心聽聽他們過去的經驗，作為自己的借鏡，也不無補益的。也許你於過去不能忘懷，那末不妨從來路回頭再走一遍，溫溫昔日舊夢。

荊棘的路果然難走，但你熱得下這「難」的痛苦，前面也許有未經前人發掘的寶藏，可冒險不是妄善之計，所以迷路者已想把它尋我們很遠了。你要穩全妥帖，那末不妨印著前人的蹤跡走走，大的岔子是不會有的，大的希望也決不見的……

路是多美，但一生所走的路總是「有限」。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廿四日。

血的抗議

在恍惚間。

我的全身的血，忽然熱漲起來，向四處亂闖，像若要沖出我的軀壳似的，我的皮膚見來勢不佳，

即忙上前攔住。

「你們到那裏去！」

血漲紅了臉，咆哮地說：

「我要流血，流一個暢快！」

「這不能！」

「誰同你說能與不能，你只要原放我們過去就是了！」

「理智叫我們不要放你過去，所以只好對你不起，請你另換路徑，往別的路上去！」

「可有別的方法通融沒有？」血也氣軟起來。

「方法沒有別的方法，我也不便替你設想，因為照理智說，你和生命是連帶關係的，你一走，生命便就斷絕，為此故，纔把你留在軀壳之內。」

「真的沒有方法可以通融麼？」

「實在對不起，老朋友，請你恕罪，我沒有權力放你出去！」皮膚冷冷地縮了攏來。

血沒有辦法，只得回轉頭，轉變方向，忽然他想到喉關或可通融，便集中向喉頭湧去，喉關問說：「即刻下令戒嚴，不得放血過關，血到了喉頭又碰了一個滿壁，憤憤地向喉關責問。」

「仁兄，你何必與我為難？」

「閣下，這事你只要去問理智去！」

血氣極了，回頭去找理智，理智剛被情感包圍中掙扎出來，坐在淡紅的心中喘氣，血一起到，理智被擠得從心中跌下來，停了若干秒鐘的光陰，纔鎮靜下來，血即提出抗議。

「你為什麼不放我們流出去？」

「因為我受了靈魂的委託，所以暫時不能放你們出去；不過，請你們告訴我，你們現在出去的目的怎樣，讓我仔細地考慮過之後，方可答復你們。」

血躊躇了一回，即將目的說明。

「一、我們不願在你身中慢性的日日消耗！」

「二、我們需要光榮的流血！」

「三我們需要換一種新鮮的環境，不願在你老朽的軀壳中生存！」
理智無言，墮入沉默中。血有點不耐煩，催他答復。

「請你不要把時間浪費，快點回答我們！」

「對不起，請給我一點考慮的時間！」理智加足了他的思想力說。

「然而，先生，我們實在無暇恭候，請你快點回答我們一句！」

忽而，理智想著了一句巧妙的答詞。

「據靈魂說，他此刻還需要他的生命，所以，假使你們真的要走——流血——的話，請把生命留下，否則，恕不從命！」

渾身的血，即刻集在一處會議，結果無辦法，他們深悔當初跑入軀壳時把生命帶了來。

「但是，生命是我們的生命，本用不著你們把我們再監禁起來的！」血終於提出第二次的抗

議。

「我也不知道，靈魂是何用意，不過，這只要怪你們自己的不好，本來你們用不著帶了「生命

「來的」

「我們因爲不知你們這樣『自私自利』纔上你們的當。」血嘆了一口氣。

「這是你們意志不堅的緣故，也毋須怪怨別人的。」

「不過，話雖如此，究竟可以放我們出去不？」

「請你和重魂去說，他或許可以起我無這樣權力放你們出去。」

于是理智便把血領到虛無有鄉中去見重魂，自己便乘隙溜去；血在虛無有鄉中守了許許多多的時刻，却永遠不見重魂的蹤跡。

廿一年，二月，廿一日，下午。

「又是一天了」

塔在塵倦中伸直了駝曲的背，一抬起了禿頂的頭，瞥見夕陽將要下山，不覺出驚地說：「又是一天了！」

「又是一天了。」夕陽也淡淡地回答了這一句。

「朋友，你真努力，我剛一低頭，你又把『一天』結束了。」

「實在，朋友，我這樣的工作不願再幹了，天天是這樣的刻板，無聊。」

「你不幹叫誰幹呢？」

「代想請黑夜來代我的職務，免得他們鬼鬼祟祟，百般顧忌我，在黑夜中，他們不是可以毫無顧忌地胡作胡爲了嗎？」

「話是不能這樣說的，你管你的工作，他們由他們去好啦。」

「不瞞你說，我真的看不下去了。」

「不過，你還是去做你的工作，你只要一天一天地使他們不知不覺地過完他們『一生』的時間吧了。」

「這也是辦法，然而——」

「什麼呢？」

「然而我總覺得有點不忍，他們從降生到老死，多少要給他們一點思索的時間，知道一些『我做了這樣的一世人』的意思。」

「這固然是你的好意；但是據我所知，他們絕對不會有過『思索』這末一回事。」

「那是只好隨他們了，然而我總是這樣地希望他們。」

「話雖如此，他們千百年來，都是匆匆地把一生的時間耗費去的，你看誰曾把這『人生』思索過？」

「所以我剛才同你說，不願再幹了，也就爲此。」

「確也難怪，我也厭倦極了。」

塔又低下頭去，想追索一點歷史上的痕跡，來和夕陽交談；但不一回，夕陽就頹唐地前來告別：

「明天會！」

「『明天會！』我想到了明天，也無非仍舊回復到『又是一天了』的感覺吧了！」

於是夕陽走下西山，去等他所等不完的『明天』去了。

廿一年，十一月，九日。改稿。

關於鏡子的故事

關於鏡子，據說有這樣的一個故事。

從來人們對於自己的尊容，大都不大高興看，原因是怕見自己的醜態。但自從被水影誘引了一番之後，就漸漸地改變過來，要知道自己的一點的真面目了。

水是狡猾不過的，一人不知道什麼高興，就把人們的影子倒映出來，人們一見，開頭覺得奇怪，待定睛一看，水就把他的影子織入水波紋，像圖案樣的，人們覺得很有趣，對於水的讚頌自己的美貌，非常歡心，於是纔有聰明的人發明鏡子出來，可以面對面的看出自己的「人相」。一

最初的鏡子是用銅做的，但為什麼不用金或銀做呢？這也有一點傳說。

金銀銅，它們三位，是銅最早出世，所以銅所見到的「世故」比金銀多，它的憤慨也較金銀多些，而且金銀是被人們寶視著的，待遇也比較好，銅的待遇最苦，一天忙到晚，沒有使它休息的時間，

所以它很不平；自從知道人們要看自己的時候，它就發出一種光來，照出人們的影子——這就是鏡子的由來。

當人們初次得着鏡子的時候，真是歡喜異常，待遇它也漸漸地好起來了。

但鏡子見人既多，一世故一也漸漸積，脾氣也變壞了，老是毫無顧忌地照出人們的惡相兇惡鬼形奸狀，惹起人們的羞忿，於是把它擠入塵埃，屏棄不用。

銅鏡學了這次乖，就不敢再行招登人們的醜惡了。

代銅鏡而來的是玻璃鏡，因為玻璃鏡比較聰明，所以能夠活到現在。

然而玻璃鏡並不是個個都是聰明者，也有笨的，老實地把人們兇惡之狀暴露出來，這當然是招人們之怨，就把它擲在地上，撞得粉碎粉碎。

於是鏡子要存在著自己的軀體，就極力向人們獻媚，恭維人們豔麗美貌，於是鏡獲得人們的激賞。

「這面鏡子真準！」

人們拉著旁的人來照，鏡子爲顧全他主人的歡心，就強作精神，把來人的醜惡的形狀抹煞，登出一個模入眼的形狀，於是來人也說：

「這面鏡子真準！」

鏡子得著這個處世之道，就無可奈何地活著，無可奈何地維著人，爲了保全這一面軀壳。因爲鏡子投合人之所好，所以家家戶戶，都賤下一面鏡子，看看自己的尊容。聰明的人於是製造出大批的鏡子，供家家戶戶的需要。

鏡子獨自語道：

「人們的照鏡子，並不是要知道自己的真面目，他是要藉此顯出自己的威風呀！」
然而現在的鏡子是已經很普遍了，成爲照人的工具，每天可以看見每個人在用它照見自己的麗影，「顧影自憐，對鏡徘徊」幾下。

但我却疑心這個故事的殘缺，我想關於鏡子的故事，必定有許多重要的史跡被人抹煞著。然而僅僅這一點，我們必須替它留下，給關心鏡子用鏡子製造鏡子的朋友作一掌故吧。